

PATAW

作者：黃向暘

17世紀末，那永河因朝廷派運來臺探硫磺，北投被紀錄於《裨海記遊》一書。

18世紀末，漢人建立北投庄，平埔族居住於漢化的內北投社(今北投區)及較少與漢人聯繫之外北投社(淡水區北投里)，最終後者亦被漢化。

19世紀末，日本人類學家伊能嘉矩來臺進行田野調查，確認北投之臺語發音與平埔族巴賽語「Pataw」類似，意指女巫，猜測為硫磺溫泉之蒸氣造就此地朦朧神秘。

作家H說，大學時期，最喜歡在北投一帶遊走。

H校內文學獎以賣藥郎為題，書寫過去北投獨有特色。賣藥郎善以浮誇手法吸引群眾，單口相聲、押韻打油詩，藥郎出口行雲流水，表演不時穿插浮誇縮骨功，扁體塞進窄小的頑童衣物，蛇毒可以治感冒，客官請看，活蹦亂跳的眼鏡蛇咬住兔子或其他小動物。

六七零年代經濟景氣回暖，灰色產業襲捲台北，慾火黑夜裡燃起。肉體、氣息、黏稠的、溫熱的，在黯淡昏沉的燈光下交纏。

賣藥郎放出絕招，脫衣舞女褪去外裝走出簾幕，閃爍目光中面無表情扭動身軀，散沙般觀眾遂又聚攏。

H繼續分享過去的記憶與照片，記憶往前追。孩童青澀，母親攜子女來台北。舊式火車駛往繁華所在，尾煙拉出與高雄的距離。至此，關於高雄的回憶只剩孩提時專門的商場，以及瑣碎片段。幾年後，商場也因火災而徹底消逝。

1990年，林強寫下<向前走>：

「台北台北台北車站到啦
欲下車的旅客請趕緊下車
頭前是現代的台北車頭
我的理想和希望攏在這」

北投算是台北嗎？據說，北投人介紹自己時，不會自稱台北人，而是北投人。

化外之地，照片中地熱谷未有欄杆，碎石、黃土路直接通向溫泉池，溫泉蒸騰，彼時地熱谷稱為地獄谷，地獄谷是居民假日休閒之地，雞蛋蔬菜等小販齊聚周邊，小孩滿臉期待地把雞蛋浸入熱水。後來，因陸續有人被燙傷而蓋起圍欄。幹嘛改名字，H如此說。

北投火車站鄰山城，鐵路緊貼現今捷運淡水信義線，紅線的尾端，穿過城市邊拓，走向海洋。H喜歡坐在火車尾的小平台，打開門，雙腳伸出纖細鐵欄杆，在快速移動的軌道上晃呀晃，微風擁抱嬌小的扁體，城市擁抱微風。

民國七八十年代，台灣介於戒嚴與解嚴曖昧不明的界線，眾人情緒仍深陷中華民國聯合國席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、中美斷交、中日斷交等消息，某一刻，全國上下相信台灣被永遠地拋棄，成為國際上的孤兒。

封閉與負面的社會風氣在台北空氣裡飄盪，野百合學運轟轟欲動，沉默中蓄勢待發。北投與淡水等地，是H欲逃離現實的去處。H走進陽明山，在小路中亂闖，一次又一次深入山的肌理。未知的黑暗時代，陽明山不會傷害人，他如此相信。

山脈另一側，大度路機車引擎低吼，改造摩托車酷炫地冒煙，掛上搶眼LED燈在通敵馬路上競速，此地也逐漸聲名遠播，周末攤販、人群相聚好不熱鬧，直至快慢車分離此番風景才消失。

H又說了許多。朦朧歲月中，青澀的大男孩或許正扛著瓦斯，騎機車經過此地，北投山路彎曲，彎曲山城，大男孩不知曉他的命運將改變。女巫之地，溫泉氤氳硫磺沸騰，於是在盆地之綠意走愈亂，在時間與文化的小徑迷航。

少年數年後成名，漸漸有人得知他叫李宗盛，他說，這是我的家鄉。陳明華則搖頭歌唱，北投迷霧愈來愈大，沙啞歌聲飄渺，像若有似無的歷史片段，最終細若游絲。

「阮沒醉 阮只是有一個姐妹伴
今晚要離開溫泉路
離開這條破碎的黃昏路
祝伊幸福」

---<再會吧！北投>

最後細弱游絲，H說，他感覺台北的野性正在消失。

我總是記住很奇怪的細節，國三暑假，與你們到台北遊玩，現今仍然能指出五年前都市陌生者下台北車站，一同進人的第一間廁所。

放置好行李第一件事便直奔北投，台北食物初體驗在猶豫肯德基或麥當勞中度過，午餐用罷，我們沿北投公園往高處遊走。

如同一般觀光客，我驚訝於北投圖書館的質樸，公園溫泉小溪的可愛。

溫泉博物館坐落小山坡，紅磚砌成建築下半部，檜木與其他木材架起館體上身，梁柱與窗門，黑瓦覆頂。我們穿梭在古老的日式建築，彎身進入榻榻米大廳，整修後博物館少了斑駁，多了韻味，我們躲進石造溫泉池，蹲在一百年前日本人的澡堂，傻笑、合影。

繼續往上走是地熱谷，入口處有座齊腰的石平台，裡面盛滿溫泉，我觸摸後假裝淡定，說是冷水，K半信半疑將手指浸入水中然後罵了聲髒話，不遠處溫度顯示儀寫著46度。

地熱谷冒出煙霧，然而那天溫泉著涼，煙霧緊貼水面，雖然仍給男孩們帶來驚嘆，卻也沒有想像中，蒸氣瀰漫山谷縫隙的盛況。出發前，爸說當年地熱谷沒有欄杆。爸也是國三時與同學來到台北探險，那個年代，沒有網路只有地圖，兩人摸索地圖上的台北，卻意外在地熱谷吵架，互丟雞蛋。

我們沒有互丟雞蛋，不過也沒想過，我將於此度過很長的一段歲月。

我們而後由北投入陽明山，計程車司機以路況不熟為由，在蜿蜒道路行駛兩小時，途中還破天荒駛進山林管制區。歷經周折，我們在不知名的花園下車緩步，花園裡池塘、小橋相襯，沿池鮮碎石步道前行，有一棟中國式建築，而要好久以後，我才了解那並非中山樓，園裡的大型時鐘也並非花鐘。

北投留給我的初次印象，遂停留在溫泉博物館、地熱谷、在地熱谷我與K花了兩百元買的不知名扇子，以及怎麼繞也繞不出去的陽明山。

高中畢業，有陣子陷入迷茫與憂鬱，像一顆墜落的石頭，在冒泡溫泉池中沉寂。曾經僅僅因為看「溫泉洗去我們憂傷」一書封面，便隻身在黑夜中前往北投。女巫之地，似乎有了貼身肌膚的魔法，在滾燙與冰涼中來回，將身體交給它，星星在偷窺，偷窺一具完整卻傷痕累累的靈魂在溫泉裡睡著，淡水泉水交融。

他寫了好多文章，關於睡著、台北連綿的雨與淚，他的臉龐經常下雨，在潮濕夜晚在透明黃昏。適應台北天氣時，他在穿雨衣與撐傘間選擇淋雨，在健身房與餐館間，選擇回宿舍睡覺。他很健忘，時常忘記自己在何處。

他寫文章罵你們，說你們背叛他，將他遺忘在台北，他流浪在賭燈鬼火之下，夜景成沒法許願的星星，他盯著捷運駛來的方向，希望能夠看見更遠的地方，最好向南穿越數十條河流的距離，就可以到達你們的所在。

大學讓他失望，山坡式校園、單一科系趨向，顛覆過往的大學夢，尚未建立的記憶裡，校園擁有一塊寬闊草地，數條狹小寧靜的街道，草地上有野餐廳，靜靜看天空看雲看星星。他想體驗這些，但蜿蜒山路像寄居蟹身上的螺紋，他在宿舍與僅隔五十公尺的商店間來回，生活縮成小小一團。

他只會胡言亂語，對著天空，對著黏人的台北雨，對著一座又一座，擁有龐大身軀的山巒。他的胡言亂語，像煙霧中一抹呻吟。

有時，我會懷疑自己是否真正認識台北。

觀察延平北路的經驗印象深刻，由延平北路騎往南京西路，特殊街景讓我不禁懷疑是否認識真正的台北。我像個過動的小孩左右張望，在不分心駕駛的界線內仔細觀察街道與城市氣息。

延平路共有九段，一段與二段位於大稻埕左近，道路一路向北，九段潛入社子島未梢，或許因迪化街與大稻埕的文化沾染，延平二段的建築給與我真體感受。而這樣的感覺在三段便可噴薄。

灰色石造建築、紅磚老屋、現代水泥透天厝與大樓，不同世代記憶的載體在狹窄街道相遇。我沒有餘暇細細體會奇妙的歷史交錯感，但不難理解的是，無論是記憶中，抑或親身體驗的台北，都正在被更多東西形塑。

延平路，日治時期「太平町」與「永樂町」一帶，是大稻埕最熱鬧的商店街。日治時期，蔣渭水於此附近建立大安醫院，而台灣民眾黨數年後被組織，鄰近延平與南京西路，為二二八查緝私菸引爆點之處。繁華，富裕，抗爭，委屈，熱血，斑駁，在不同時代面孔下展演。

1928年，亞細亞旅店開業，偶有日籍畫家於此舉辦畫展，1969年，大稻埕四大家族合資將其改建為大千百貨，台北第一間引進電手扶梯的百貨，1990年代，不敵新興商城歇業。

延平路二段11號，大千百貨靜靜躺在路邊，鑲嵌的舊式白色磁磚，與深褐色木框玻璃相間隔，淺灰石灰梁注視著街道，對街商店掛著結束大拍賣等布條，我默默騎車經過。

或許，還能再追尋到更早，遠至艱舛的衰落，茶廠的遷徙，遠至清代年間開發之前漢人認為的蠻荒之地，平埔巴賽族在河濱與田野間嬉戲，虔誠祭拜祖靈。台北的記憶不斷流動，綠燈，打起方向燈準備轉彎，遺忘前再看一次延平路。

若陳舊的街，是淡雅的初戀情人，新興建築與城市風格應是濃妝少女。

仍清晰記得南港區富有稜角、未來感十足的建築風格。夜晚降臨，光線流動成建築紋身，我在高聳與寬大磅礴的沉睡巨人中穿梭，南港車站，十四層樓高的魁武身軀，全台最大三鐵共構車站，俯瞰市民大道與忠孝東路七段，在夜晚燃成醒目的地標。

1960年代，政府為振興南港經濟遷入諸多工廠，然空氣也因此汙濁不清，遂得「黑鄉」一名，1990、2000年代再度提出都市規劃，2007年南港科技園區完工。大型計劃不斷改變城市面貌，如台灣歷史長河中脫胎換骨的嬰兒，街景樣貌，則媲美華麗精緻的少女。

凝視南港的街道，不禁感嘆，還是台北發達。

有時，我不禁懷疑，台北的形象為何者？嬌生慣養、天龍國、典雅、繁華？抑或時間與文化的熔爐，朝代演替中的四不像？

我時常兜風台北一圈後，由承德路或大肚路回到石牌，北投。或許，也可以算是一種回家。

延平路。

若陳舊的街，是淡雅的初戀情人，新興建築與城市風格應是濃妝少女。

仍清晰記得南港區富有稜角、未來感十足的建築風格。夜晚降臨，光線流動成建築紋身，我在高聳與寬大磅礴的沉睡巨人中穿梭，南港車站，十四層樓高的魁武身軀，全台最大三鐵共構車站，俯瞰市民大道與忠孝東路七段，在夜晚燃成醒目的地標。

1960年代，政府為振興南港經濟遷入諸多工廠，然空氣也因此汙濁不清，遂得「黑鄉」一名，1990、2000年代再度提出都市規劃，2007年南港科技園區完工。大型計劃不斷改變城市面貌，如台灣歷史長河中脫胎換骨的嬰兒，街景樣貌，則媲美華麗精緻的少女。

凝視南港的街道，不禁感嘆，還是台北發達。

有時，我不禁懷疑，台北的形象為何者？嬌生慣養、天龍國、典雅、繁華？抑或時間與文化的熔爐，朝代演替中的四不像？

我時常兜風台北一圈後，由承德路或大肚路回到石牌，北投。或許，也可以算是一種回家。

延平路。

若陳舊的街，是淡雅的初戀情人，新興建築與城市風格應是濃妝少女。

仍清晰記得南港區富有稜角、未來感十足的建築風格。夜晚降臨，光線流動成建築紋身，我在高聳與寬大磅礴的沉睡巨人中穿梭，南港車站，十四層樓高的魁武身軀，全台最大三鐵共構車站，俯瞰市民大道與忠孝東路七段，在夜晚燃成醒目的地標。

1960年代，政府為振興南港經濟遷入諸多工廠，然空氣也因此汙濁不清，遂得「黑鄉」一名，1990、2000年代再度提出都市規劃，2007年南港科技園區完工。大型計劃不斷改變城市面貌，如台灣歷史長河中脫胎換骨的嬰兒，街景樣貌，則媲美華麗精緻的少女。

凝視南港的街道，不禁感嘆，還是台北發達。

有時，我不禁懷疑，台北的形象為何者？嬌生慣養、天龍國、典雅、繁華？抑或時間與文化的熔爐，朝代演替中的四不像？

我時常兜風台北一圈後，由承德路或大肚路回到石牌，北投。或許，也可以算是一種回家。

從中山捷運站附近回歸，偶爾走重慶北路，大都由承德路往石牌方向移動，我喜歡觀察台北城市景色，跨越基